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  
SHIJIMINGJIAPINJIANJINGDIANDAXI

真

小说卷

愛



# 真爱

B 卷

宗仁发 林建法/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马 原 篇

- |                       |    |
|-----------------------|----|
| 马 原·旧死                | 3  |
| 马 原·关于《旧死》            | 68 |
| 郭银星 辛晓征·马原的古典主义<br>理想 | 71 |

## 陈 村 篇

- |           |     |
|-----------|-----|
| 陈 村·象     | 83  |
| 陈 村·我的《象》 | 154 |
| 邱星华·从死看生  | 161 |

## 录 目

### 方 方 篇

- |             |     |
|-------------|-----|
| 方 方·行为艺术    | 180 |
| 方 方·我写行为艺术  | 250 |
| 蔚 蓝·小说的不同解读 | 253 |

### 洪 峰 篇

- |                  |     |
|------------------|-----|
| 洪 峰·离乡           | 259 |
| 洪 峰·关于《离乡》和《洪峰论》 | 310 |
| 胡河清·洪峰论          | 315 |

### 苏 童 篇

- |              |     |
|--------------|-----|
| 苏 童·妻妾成群     | 329 |
| 苏 童·关于《妻妾成群》 | 382 |
| 王 干·苏童意象     | 385 |



此篇寄上。

再来沈阳时打个电话。

马凡

## 马 原

1953 年生于辽宁锦州。1978 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 年毕业后去西藏,兼任记者两年多,后调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做编辑,1989 年调辽宁沈阳。

主要作品有《冈底斯的诱惑》、《上下都很平坦》、《旧死》等等。

# 旧 死

马 原

终于完成了  
完成一部古典作品的愿望

——也是马原

## 上 卷

—  
一个姑娘活了二十五岁就死了，你能说出她什么来呢？

这是西格尔的《爱情故事》的第一句话。

而我要讲的这个男孩只活了二十一岁，我却在大约三十年之前就认识他了，我自然不会无话可说。换一句话说，他也死

了十几年了。也有人极其睿智地说过，作家们都是靠回忆来写作的。我不能说这话不对。

我们两家曾经邻居多年，而且开始于我刚刚脱掉活裆裤的年龄。他比我小一岁。

我从十七岁就离开家了，十七年来到处游荡，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场。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转起了写一写他的念头。

## 二

如果讲真话，我只能讲十七年以前我所知道的那个少年，羸弱，胆怯，像个女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死去的那年春节。

他已经是陌生人了，不是名字陌生，他还叫海云，是人陌生了。我只不过碰巧知道这个头发胡子都老长的汉子就是那个小海云。他大约身高一米七六，我估计体重在一百四十五斤上下，相当强壮，我前面说了他二十一岁。

他当时在放爆竹，嘴里叼着多半截香烟，湛蓝的烟缕使他不得已眯了眼，竟使我没有马上认出是他。

他当时的样子非常非常有特点，也清晰。有趣的是后来印象中的他，竟只是这次的这一个海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这样说也有原因，也是我转起写一写海云这个念头的原由。

我昨天坐在由上海开过来的火车上，一路困顿不堪，幸好他从山海关站上了车，这才提起我的精神。我得说初看上去他俩一模一样，我当时差一点脱口喊他“海云”。

我没喊，不是发现了他不是海云，是在我犹豫的时间里他

恰好来得及细心打量我，是他的完全不认识我的神情使我缄口。幸好我及时缄口，免了一场尴尬。他只是像海云。

而已。

在火车到锦州之前我们已经算认识了，彼此做了自我介绍。他是司机，出租车司机，据我估计他二十八岁，据他讲那是辆日本车，超豪华尼桑、或者叫日产轿车也行。

我于是告诉他，说他很像我一个老同学。

他说：“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吗？”

我说：“是小学同学。”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他，那个同学死了十几年了。

他一脸喜色给扫得一干二净。

如果列车正点，到沈阳是凌晨五点多，结果车到山海关是六点，天已经大亮。到沈阳时正是吃午饭时间。来接我的人接到了我，来接他的人接走了他。

这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使我想起了海云，我昨天晚上决定了为海云写这部故事。

回到家里，我把遇到出租车司机的事告诉我妻子，我说我以前绝对不相信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他们的确一模一样，连左眼眉中间的伤疤的位置都一样。”

我告诉她，那块伤疤是亲手创下的，她不明白：“谁亲手创下的？”

我不无得意地说：“当然是我。除了我你想还有谁？谁会这样讲话？”

这个晚上我谈兴极佳，简直可以用突如其来这样不恰当的成语来形容。她大概没有我这么好的兴致，伸出手掌掩住了一个哈欠，表现出看了叫人很难认真的关注问我。

“你怎么不写写这个叫海云的？”

我当时傻兮兮地竟认起真来，用力拍打自己的大脑袋，极端懊丧地翻来覆去地说这么几句话，“真是的，我怎么从来没想起写写海云呢？怎么从来没想起过呢？真是的，真是个大笨蛋大傻瓜，真是的，真是的，真是从来没想起该写写他，真是混蛋透顶，真是糊涂到家，嗜！真是的。”

为了这个提议我真该谢谢我妻子，我的表示谢意的方法是亲吻热吻，我亲亲热热地吻了又吻，吻过前额吻眼睛，吻过两颊吻嘴唇，我坐了一天两夜加半天火车竟毫无倦意。

遗憾的是她反应相当淡漠。

我这才发现她睡着了。

我自然免不了有些扫兴。但我决定要把所有关于海云的往事回忆个底朝天。

### 三

那些于写小说有意义的细节却未必生动。

### 四

海云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一岁。我后来听大人们说他本来还有个哥哥，不到一周岁就得猩红热死了。

在我童年时代，猩红热是一个极可怕的名词，一种妖魔鬼怪般的疾病。现在好像很少有人得这种病了。

他有一个比较难听的绰号叫狗剩。当然我也是长到很大才知道那不是绰号是小名。当时小朋友们都这么叫他，大家都很

开心。

有一件小事也许别的小朋友没留心，可是我注意到了他的头发全白了的老奶奶也这么叫他狗剩狗剩狗剩狗剩狗剩。

这也许正是我的关注点从最初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拿这问题问过我爸爸，爸爸工作太忙了，于是我得到的回答是“注意以后不要叫小朋友的外号”。

连大人都没注意到的特别现象我注意了，无论如何，这一点首先可以是我成了大人以后要写写海云的理由。我是这么以为的。

狗剩上了小学才开始叫海云。主要是老师和我爸爸一样不许大家叫同学外号。我爸爸只是限制我，老师可以限制所有已经上了学的小朋友。东北话里外号是绰号的别一种说法。

那些看惯了我东拉西扯的老读者，请不要在这里抛弃我，这一次我至少不是东拉西扯，我是认真地做一次现实主义实践，请一行一行循着我的叙述读下去；我保证你不会失望，正儿八经的。就这么说定了行吗？非常感谢。

狗剩带着两件被大家嘲笑的饰物一道进了小学。一个是一条梳在后脑勺正中，垂在领子上的细细的扎红布条的小辫子，跑动时身子晃脑袋晃小辫子也晃，真是说不出的滑稽。现在我们可以用满清遗少来形容他，当时我和大家一样叫他小地主。这是个骨如柴棒面如蜡的小地主，肯定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尽攒钱了。笑谈。

第二个。一个只有夏天才看得见的红布兜肚，这种平行四边形的小背心在城市里相当希罕，一根细绳吊在脖子上，布片勉强挡住前胸和小肚子，滑稽程度跟男孩留辫子不相上下。这些算是海云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奇怪的是我们虽然一起度过了儿时和少年，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时光，我却无法把他的相貌特征记住进而在这里描摹给读者，我不记得他五官是否端正是否漂亮面庞及表情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

但我记住了他矮小的个子。他的课桌在第一排。当时我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我坐在第二排他身后。我们那时候都是男女同学同座，我同座叫耿小玫是个非常美的女孩，海云同座是谁叫什么名字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当时全班同学里年龄最小的就是海云了，他六周岁。入学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叫大家相当震惊，现在想来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海云在课堂上尿裤子了。

好像上节课的老师留了一些课堂作业，直到下课时仍然有几个同学没做完，这几个人课间休息就放弃了，专心致志地伏案直到下节课上课铃响。是一位老年男教师的语文课。

大约十分钟以后海云举手，老师让他站起来讲话，他身子也没站直，声音在嗓子眼里咕咚，大家没听清我可是听清了。

老师说：“我耳朵背，你说话声大点。”

这次他说清楚了，“老师上厕所。”

同学不约而同哄笑起来，有几个人笑得失去了控制，显得非常放肆。也是海云的话犯了儿童常犯的语病，他想说的肯定是——

“老师，我要上厕所。”

他说话时太紧张，结果是大大触怒了这位老年男教师。同学们的哄笑成了点火的大风。

老师说：“坐下！下课到语文教研室里等我！”态度极其粗暴。

老师接着若无其事地讲课，讲得活脱且有趣，使大家的注意力很快从那场小小的不愉快上转移了。这是位至今想起来仍然令我尊重的语文教师。

确切时间我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是下课之前，海云同座的女生不合时宜地在老师讲课的兴头上举手，手臂伸直举得老高。

老师相当恼怒，“你想说什么？”

她腾地站起来，“报告老师海云同学尿裤子了，不信你看流了满地，真臊死了。”她的声音已经带出明显的哭腔，“我要求调座位，我再也不跟尿炕精一座了。”

同学大笑，连老师憋不住也都笑了。那场面可想而知。

海云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 五

海云的老奶奶仍然健康，听我妈妈讲老人家每天起得比街坊邻居都早，大家早上起来，总会看到老太太在扫巷子，或者已经扫完，一个人站在电杆下来回摇晃胳膊。

说是老年人最怕见晚辈死在自己前面了。

海云的奶奶今年九十三岁。

也就是说，在她老人家不到八十岁时，她唯一的孙子死了。海云还有个小妹妹，比他整整小十二岁。这是老人第二个孙女。

街坊邻居都知道老人家老脑筋，她不喜欢孙女，不喜欢女人。她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曾经两次有过总共两个儿子。曾经。现在她老人家只有两个孙女。

她最喜欢的话题是狗剩小时候。只要有人从这个话题开始，

老人的记忆就像河水，哗哗汨汨流个不停。

老人一定是心里憋得难受，平时又没人会跟她扯起海云，我一回去一提海云，我们这一老一小就算撞到一块儿了。她讲的时候，多半会眯起眼睛，像用心灵在读一部天书。

她讲的许多事都已经在若干年里讲过许多次了，但老人家浑然不觉，讲起来像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有兴味。有一些故事我早就知道，或者碰巧又是当事人，马上听出老人故事里的出入，这种时候我绝不自作聪明，绝不试图去打断她的讲述去纠正她的说法，我装糊涂的本事只有我妻子才清楚。

比如她讲她孙子狗剩眉间的伤疤，她说是狗剩打哭了大元，大元的爸爸用炉钩子刨了狗剩的眼眶子。她说大元的爸爸像个女人似的护犊子，众所周知她老人家最瞧不起的是女人。

我得说，老人过分委屈了大元的爸爸。大元用乒乓球拍砍得海云满眼淌血以后，他爸爸要做的不是操起炉钩子，爸爸抡圆了巴掌就已经吓得大元只有筛糠的份了。大元的爸爸是铁饼运动员出身，对付五岁的抽巴孩子狗剩还要用炉钩子，至于吗？况且他要对付的是大元。

顺便多说一句，我小时候的小名碰巧就叫大元。无巧不成书嘛。

## 六

我睡得很晚，可是天亮以前就醒了。

醒了就那么睁着眼躺着，发了好半天呆，想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敢肯定没有想过海云，一丝一毫也没有想过。

后来妻子也醒了。

我说：“今天我要到友园饭店去一趟，我看看能不能碰上那个出租车司机。”

她说：“你找他干什么？”

我说：“他说，我如果有情绪，可以跟他的车，跟他一起拉客人。”

她说：“你三岁呀？一辈子没坐过小轿车呀？你穷疯了？吃饱撑的呀？”

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不复述了。

我没告诉她，我是为了去找感觉，那张脸上有我需要的东西，有使我见面就忘不了的特别的事物。我这里也不想多嘴，我自想这些没人能真正理解。不是因为深刻或者高深莫测，绝对不是。这些谈心理的废话就此打住。

我出门以前没有显出特别的急切，我不慌不忙地穿衣，洗脸之前先刷过牙齿，又到阳台上逗留了一支烟工夫。早上天空晴和。

我的好妻子在这段时间里把鲜奶煮沸，同时热好了西式咸味方面包。我们有两种果酱和上海义利商标的植物黄油，有整整六套不锈钢刀叉匙。

我吃得比我妻子慢小半拍，吃完用粉色的餐巾纸姿态做作地擦了擦嘴角。

我说：“那我就去啦。”

口气里有显而易见的征询意味。

她没听见我的话，或者是作出没听见的样子，收拾餐具去了厨房。

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我住的地方离友园饭店大约九公里，我用了二十七分钟。

停车场上有十几辆车，但是尼桑车只有两辆，一辆栗子皮色的没有司机坐在里面，另一辆坐在里面的就是他。这是辆黑车，车体乌黑锃亮。我的车径直冲过去，我从他的表情知道他认出了我。前轮抵近车灯时我及时刹住车。

他推开车门出来，笑咪咪的，“OK！”

他穿着漂亮得体，看得出质料的华贵。小伙子真是潇洒。

我双脚支地，说：“帅极了！”

他有点拘谨，“跟老外打交道，就得穿得讲究点，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嘛。”

大概是外事教育的结果吧。

我说：“你让我来，我可就来啦。”

他说：“你们记者真是自由自在。我一个人怪闷的，巴不得有人来作个伴。”

我说：“我来作伴嘛。”

他说：“有时我怕我老婆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带她一块出来，吃了晚饭以后，反正她也没事可干。她快生孩子啦。”

他让我把自行车送到存车处去，说这样才不会影响生意。之后我们俩一道坐进前排。

一个带眼镜的小个子匆匆走向一辆比较旧的大轿车。他恨恨地说：“妈的日本人就不爱坐日本车。坐我车的多半都是欧洲人。”

仿佛为了给他的话作佐证，马上又有两个黄头发的女人出来了，直接朝我们走来。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个用相当生硬的汉语说要到东陵去，他用英语请她们上车。

她满意地笑了一下，她有极炫目的洁白整齐的牙齿，她相当美。这一笑也透出了她的真实年龄，我估计她三十六岁左右。

我说：“你英语不错。”

他说：“能应付市内的一般地名和钱数，比较简单的回答，多了一点也不行。”

他用英语回头说了句什么，那个女人愉悦的回答我听懂了英语谢谢的意思。

我说：“你说什么她那么高兴？”

他说：“我说小姐你真美。”

我不懂这一行的规矩，不知道饶舌是否犯忌讳，最好的做法自然是少说或者不说。

看来正如他说的，他平时一个人闷坏了，所以去东陵的一路都是他一个人在说。他讲了好几件有趣的事，两个女人下车时给了他二十元外汇兑换券。

他相当幽默地用英语说了谢谢。

有趣的是那个女人也被传染了幽默，表情非常顽皮地说着生硬的汉语：“谢，谢。”

我们在东陵公园门前等了十几分钟，他说上午不会有人往市里去，于是空车返回沈阳。

## 七

我从上午跟到吃晚饭的时间，中午饭他请客，酱肉和罐装啤酒外加小笼包子。都是买到车里来吃，这样无疑节省了不少时间。

他另外讲的一些事我不想以对话的方式去复原，这是最拙劣的欺骗读者的伪现实主义。任何天才作家都只能根据大意去编造所谓对话场面。我想用另外的方法，古典主义的方法。